

# Tori Amos

# 自比紅酒 隨齡添醇厚



Tori Amos Abnormally Attracted To Sin

▲ Tori 剛推出專輯

Tori Amos 的新碟讓人有思索的空間

美國唱作女歌手 Tori Amos 最新推出的第十張專輯《Abnormally Attracted To Sin》，單是碟名就已經足以讓人大吃一驚，以為歌裡談的是怎樣深重的罪孽 (sin)，或是由罪所產生的致命吸引力。謎底解開，Tori 說，她要探討的，其實是現代人在社會上所受到的種種束縛，及如何尋回自我思考的力量。

《Abnormally Attracted To Sin》剛於日前推出市面，一如以往，Tori Amos 這張專輯繼續大贈送，全碟收錄了多達十七首歌，不過，樂迷也不必擔心會聽膩或消化不良，因為幾乎相當於一般歌手兩張專輯的分量的這張大碟，十七首歌不單題材風格各異，就連唱腔與聲線也有極大落差，做成了時而剛強時而陰柔脆弱的效果，是有複雜情感描寫而情緒錯綜起伏強烈的一張作品，樂迷要有心理準備。

### 「我是誰？」

根據字面解釋，「sin」的意思可以是罪、錯或過失，嚴重性與定義各有不同。談到專輯名稱中甚具爭議的「sin」字，Tori Amos 說，這裡指的並不是大家平日所想的那種罪。「[Abnormally Attracted To Sin] 其實是音樂劇《Guys and Dolls》女主角 Sarah Brown 的一句台詞，我寫歌時還沒有這靈感，但就在我剛要與樂隊開始錄音時，腦海裡就突然浮現出這句台詞了。」

「我創作這張專輯，真正想探討的是我們正被一種『絕望的威脅』所控制，我想了解我們自身的力量，換句話說，我們究竟如何思考，或者怎樣才能重奪自我思考的權利，藉以重新發現自己作為兼具精神與性慾兩面的動物，實際上最相信的是什麼。」她續說：「我們可以有自己的思考，不需要家庭或宗教的允許，而我們是否具有靈性，也不是由母親來設定定義。我今次想探索的就是這種藉由思想產生的力量，及我們是何時變成深受束縛與控制的。」

生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她，來自一個牧師家庭，從小受到的音樂熏陶，就來自教會的唱詩

班。她說：「我是牧師的女兒，所以教會的力量在我的成長中是一直潛伏着而且滲透一切的。很多時候，教會討論的並不是關於基督的憐憫，而是怎樣的生活方式，才是教會接受及認可的。正因為有這些制約，我們身邊就有很多每天醒來都麻木地活着的人，他們不僅肉體上受到束縛，情感及思想上亦同樣受着束縛，只不過一直掩飾在修剪得漂亮的草坪背後而已。我在《Strong Black Vine》這首歌裡，就表達了宗教的偏執所造成的後果，那是另一種形式的束縛。」

「我們一再被帶回去思考組成我們自身的根本問題，那就是『我是誰？』及『我真正相信的是什麼？』」她說。但毋庸置疑，從《Abnormally Attracted To Sin》裡，樂迷是完全可以感受得到，今天的 Tori Amos，已經是個很清楚自己相信什麼的人。

### 談女性心情

新專輯裡的大部分歌曲，調子都偏向黑暗而強烈，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深宵寂靜詭譎交錯間的一場對話或是懺悔。Tori Amos 喜歡將歌的主題聚焦在一些不認為自己擁有或值得擁有力量的人身上，但在揭示其故事的同時，她又會讓大家看到一些女性的力量，就像在《Lady In Blue》裡，她就一步步描述一個怪錯了男伴的女人，如何急需要找尋明燈指引，繼而重新打算再混進男堆的心情。《Maybe California》則是另一種女性心情，說的是個覺得一切再無意義，想從懸崖跳下去的加州女人。

她解釋：「現在有太多在風光背後其實傷痕累累的年輕女性，這種趨勢在過去數年愈來愈明顯，我很想將當中那種自我毀滅的心情重新透過

歌曲表達出來，所以就有了《Ophelia》等作品。」《Ophelia》是很典型的 Tori Amos 曲式，她刻意用輕輕柔柔像唸咒般的聲線，唱出「Ophelia you must break the chain. Some girls will get their way, some fathers will control from the grave」，就像是以自己第一身的角度對後輩說話一樣。

「《Ophelia》與《Maybe California》兩首歌，寫的都是想要努力尋找可以令自己繼續往前走的理由。《Ophelia》的內容是關於女人選擇與一個不懂尊重及珍惜自己的人在一起的，這就回到我們最初談的問題：究竟什麼是錯？我覺得這裡指的並不是教會所說的那種『罪』，而是我們甘願自我降格，或是其他人想令我們降格但我們又容許這種情況發生，這就是錯。」她續說：「我們身為女人，本來是可以選擇離開某種不愉快的狀況的，但似乎很多時候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只是一再問『為什麼？』我們這批年長一代的女人，究竟欠缺沒做的是什麼？是誰令我們退縮到這個地步？」

### 新碟自家製

Tori 形容《Abnormally Attracted To Sin》是她親手做出來的「handmade」作品，是用自家出產材料，為吃慣了廉價食材做的簡餐的新一代，精心烹調的一道盛宴。「我希望這張專輯可以成為有人珍惜的寶藏，這些音樂都洋溢着熱情，而熱情該是極具誘惑的，正如一個喝啤酒的人，看見如血般鮮艷的紅酒，都可能會有想一試的慾望。我就是一瓶上佳的陳年紅酒，隨着年齡漸長，我相信我在〇九年開始將會更大的品嘗價值。」

文：小 O



## 電影路

### 舉步維艱



▲無線乘「Laughing」熱鬧拍電影，並於日前開鏡

早前無線電視又再裁員，總經理們都說其實是「人力資源調配」，雖然這個名目有點刻意，但骨子裡仍然是裁員，因為被解僱的都不一定可以重新獲聘。年資深的員工自然是薪酬較同級的同事略高，但年賺八億的公司這樣對待一批付出了血汗和青春的員工，似乎太沒人情味了。無線電視另一個動向是開拍電影，分別是《Laughing 哥》及《七十二家房客》，兩部電影都與邵氏合作。邵氏和無線的大股東相同，他們的合作其實是「資源調配」，跟一家公司投資分別不大。邵氏建成了電影城，耗資數十億計，不拍電影是一種浪費。當年與邵氏一起投得電影城的夥伴都已退出，為使電影城不至成為大白象，有立法會議員曾經質疑，政府為何批地與一家不拍電影的公司建立電影城，並要求有關人事交代現時影城的運作狀況。不知無線與邵氏「合作」投資電影，是否一種對質疑的回應。

邵逸夫、方逸華兩位都是電影老行尊，看他們的往績就知道其由電影轉向電視的決定非常英明，尤其是一九九〇年以後，電影真是越來越困難，要不是五、六年前開始有內地市場，香港電影業能否持續都是一個疑問。今次邵氏和無線的「合作」，顯得他們步步為營的作風沒有改變，值得同業借鏡。

幾年前，有一家電視台成立了電影公司，由當電影人的電視台高層兼職主理，在開幕酒會當中，主理人發言慷慨激昂，誓要扭轉電影頹風帶領同業再創高峰。幾年後，他被指派專注電影業務，不用再參與電視台工作，而該電影公司亦沒有那麼活躍了。最近亦有音樂公司高層被調派全職管理電影業務，有人說是明升暗降，為什麼呢？要是電影公司可以賺大錢，「升職」應該是好事，就是因為誰都知道電影難做，並且其公司亦無特別出色作品，前景不太樂觀。

因動畫《忍者龜》聞名的本地動畫公司意馬國際，最近要集資一億以解財困，該公司本來是高氏父子創辦，不知是否因為太專注創作製作，後來要引入基金股東。代表基金進入意馬的是前嘉禾娛樂董事總經理潘傑傑，他認為財務紀律很重要，但卻是創作人（或自認創作人）最弱的一環。他說：「很多公司由一個很有創意的人做起，也是被很有創意的人所敗，因為他們看電影是『秀』較重要，但我認為『生意』更重要。」看邵氏和嘉禾過來人的策略，就知道在影業成功非倖倖。 田力

## 走音歌手

### 理屈氣壯



曾經走音的女歌手向傳媒大吐苦水，表示很難洗底，每次上台都要克服心理障礙。這的確可列為奇聞一則。

歌手是以唱歌為其職業，本來就應該要唱得悅耳動聽，音準只是基本條件。唱片公司知道這個問題（如果不知道，那問題更嚴重）而沒有加以糾正，反而繼續灌谷，致令大家注意她而發現其走音。

其實問題不難解決，如果她能閉門練習，或拜師苦練，務求做到名實相符，根本不會有什麼「洗底難」和「心理障礙」的情況，反而令大家對她刮目相看

，如今不做好自己的本分，還要公開的訴說，好像大家在針對她，錯怪她，真是奇怪。這就像一些電視台的新進姐仔、哥仔，自恃受到公司的吹捧，自以為已經是天王巨星，拍劇時不去熟讀劇本對白，反而諸多意見和藉口，還要遲到耍大牌，交不出戲之餘甚至改對白，要導演和其他人遷就，自然弄得天怒人怨，被人杯葛。

這不禁令我想到另一位和她同時出道的女歌手，她每次唱現場都走音，但她每次都找到理由來推卸責任。最經典的一次是在錄影某歌唱節目，現場全部人都聽到她走音，可是她對傳媒卻否認有走音，說是因為當時錄影廠太凍使她聲音生變所致，真是創意十足

。她後來轉去拍電影，美其名是作多方面發展，但就是沒有再回到唱歌方面發展。

最絕的莫如另一位近期因合約而引起很多是非的男歌手，他有次在一個電視台的慶典節目中唱壓軸，明顯出現走音的情況，結果節目監製要求重錄。他的解釋更為荒謬，說並不是走音，而是他要兼顧跳舞，因為是激烈的舞步，所以出現喘氣的呼吸聲（這好像應該是唔夠氣，但即使如此也不是理由），他並且要求監製清場才肯重錄。這位男歌手是有名的「卸膊王」，和他合作的人都領教過要「硬打死貓」的滋味，最重要的是一切都由他的助手出面，於是問到他時可以推得一乾二淨，什麼都與他無關。 崔曉

## 藝人上位

### 故事多



爭影帶拚個你死我活。

十六年前的舊劇，印證兩位性格小生的奮鬥歷程。當年的甄子丹以電影武打紅星身份接拍亞視頭頭劇，飾演洪熙官，張家輝則是有武術底子的合約電視藝員，扮演方世玉，以戲分計兩人近乎均等，論表現各有特色，兩人的度身訂造角色互相輝映。

都說成功的演員是有賴演繹角色符合戲碼，同是演少林弟子，如果兩個角色是對調的話：硬要甄子丹扮扮脫不羈的方世玉，或改由張家輝演繹沉重、憨直的洪熙官，拍出來的效果有可能大打折扣，吃力不討好。

那是因為這兩位還在未紅時的演員，演技未臻成熟，未修成手到拿來的功力，確需要貼合的戲路加以配合。這也說到甄子丹初闖影壇擔演首飾功夫諧趣片《笑太極》，敏捷身手贏得讚嘆，惜戲路不適合，落得硬滑稽的惡評，可真是得失難料，如果甄子丹當初在影壇一路順風，他倒未必甘於屈就在視圈重新起步，也就錯過修練循序漸進的演藝底功。

即使他主演的《葉問》鉅製讓他登上影帝地位，但無可否認，甄子丹的演技是有躍進，他坦承，扮演這一代武俠宗師的角色，在於揣摩其人的內心世界，與內涵修為，是他經過潛心鑽研細意演繹。現時甄子丹身在上海趕拍《十月圍城》，在戲中他扮演的賭徒將會轉變為義士，是他同樣有期待的嘗試。

比較起來，張家輝是比甄子丹略為幸運，所指的是他出道接拍的角色人物，大多數貼近他的型格神髓，如反叛、衝動，甚至諧趣，劇種也很到位。在本屆金像獎賽果未揭盅前，以氣勢與戲碼計暗盤分數，擔演大製作又扮演令人尊崇的大師級，於理是有較大的贏面。

無奈就被張家輝以小制大，他在《証人》裡扮演打劫劫舍的小嘍囉頭目，連番廝殺竟昇他「殺」奪獎項到手。也說真句，演這個小廟師不比大師少費心血，張力十足邪中有義得以出位，當真「大」有大演，「小」有小搏，演戲的竅門不外能扣緊觀眾心弦，霎時的震撼力無邊，得讓家輝是爆出姿采。

也說近期如火般灼熱的《中輟皇朝》，當黎耀祥與鄧萃雯分飾的「柴九」與「四奶奶」擺足彩頭之餘，其他配角如敖嘉年（飾必文）與李成昌（飾彭鏗）等配角也漸受注目。亦非誇讚，由電台播音員出身的敖嘉年，為人低調向來也少被派演吃重角色，竟能將陰沉毒辣的壞在骨子裡的蔣家大少演得入戲，還是不流於浮面外露的傳統演繹方式，看得出他是用心把握良機，對一眾老戲骨見招拆招，還有力招架，看來應晉級在望。

道出幾位演員成長歷程，想表達什麼道理呢？不外想講：開得正戲路是他閣下好運，也就少走冤枉路，即使運到勢未至還須奮力耕耘盼有出頭天。若然勇者無懼敢拚肯博，時來運到過關斬將，還要乘勝追擊力爭上游再迎考驗，機會始終是留給有準備之人！ 周沂



▲張家輝上月首膺金像影帝，絕對是實至名歸